

(香港) 吴应厦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女人

女人  
啊

编辑：陈洪惠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女人  
唱

# 女人啊 女人

(香港) 吴应厦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女人啊，女人  
[香港] 吴应厦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京山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2 插页 180 000 字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0

ISBN 7-5354-1125-8  
I·968 定价：9.50 元

序

陈娟（香港）

吴应厦的长篇小说《女人啊，女人》要出版了。我有幸先睹为快，一口气读完了他的原稿，感到振奋。应厦对创作的痴迷，投入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不胜钦佩。他写了三年，六易其稿，终于以心血凝结成十八万字反映香港农村生活的小说，书中透出浓浓的乡土气息。在香港，写香港村民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可算是凤毛麟角，故此小说更值得大家一读。

小说主要描述执骨师袁阿猴曲折的一生，这个憨直貌陋的执骨师却桃花运亨通，因女人招祸，也因女人得福，一生与三个个性迥然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惨淡爱情。香港式农村的爱情颇多姿多彩，阿猴父亲袁清平和母亲矮冬瓜一高一矮，一刚一柔，由于善良勤劳的共性，两人恩爱一生。气定神闲“万事通”六叔和大锣大鼓的“辣椒子”六婆，女敬丈夫才识，男爱妻子能干，

善于理家，相辅相成而相敬如宾。郑吉懦弱畏妻，因此老婆七妹淫荡撒野，肆无忌惮，是一对委曲求全的夫妻。徐老头对初恋情人朱大秀孽海情天，“初恋时的一次，使他迂回一生，唏嘘缅怀一世”，刻骨铭心的爱恋却毁了他一生。林志中及豆皮妹不幸的爱情。史春梅我行我素，极尽性爱的生活，又充满大都市特色。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情爱，探索自己的爱情观，他大胆地认为性爱是爱情的精髓：“没有真正的性爱，就没有真正夫妻间的爱”，“性是夫妻感情的枢纽，它像手铐一样紧紧将双方的心锁住”，“性爱是一种艺术，是人最高的享受，一世人学不完功架”。不必讳言，夫妻的性爱美满会促进爱情，但婚外滥交则往往会酿成悲剧。

小说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村民群像，尤其是女人的群像。应厦在大屿山住了二十年，熟悉那里的人和事，据说书中所写的大部分确有其人其事，所以写来亲切，逼真。如袁阿猴、袁清平、矮冬瓜、史春梅、豆皮妹、盲婆、六叔、六婆、七妹、徐老头、张三嫂、林志中、陈喜、八爷，甚至着墨极少的双龙仔都写得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

小说还生动描述了大屿山农村乡土风俗人情，从而反映了香港从“七七”事变至今五十多年来郊区变化的现实，因为大屿山是香港的一部分，所以一切又跟总体香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本书写了日本入侵香港三年八个月的惨况，从史春梅在大屿山开鸦片馆写到香港妓院变迁，商店成行成市。从双龙仔承包政府公路、桥梁工程来大屿山发展，看到香港在不断进步。因此小说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。

写作技巧上比较传统，但在每一节后都别开生面地用含有哲理的句子作结，起画龙点睛作用。

作者文化资历并不高，但经历丰富，颇谙星相医卜，风水命理，知识面广，正像小说中六叔一样，是位“万事通”，因此小说中融入许多医理常识，玄学哲理。他认为“人的一生是命运牵着人走，不是人牵着命运走，或输或赢，何必太执著”，表现作者洒脱做人，然而也含有多少宿命论观点。

# 目 录

序	陈娟 (香港)	[1]
引 子		[1]
一、逃难来香港		[3]
二、日本兵来了		[12]
三、漂亮的老板娘		[22]
四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		[33]
五、神秘的大屋		[45]
六、黄大仙灵签		[56]
七、徐老头收徒		[68]
八、师徒诉旧事		[79]
九、张三嫂发疯		[92]
十、徐老头归天		[107]
十一、林老板的泪		[120]
十二、阿猴小登科		[134]
十三、豆皮妹呷醋		[148]
十四、袁家突变		[159]
十五、阿猴含羞捉奸		[172]
十六、六叔评女人		[185]
十七、豆皮妹被拐走		[200]
十八、盲婆说身世		[214]
十九、吸毒者的心		[229]
二十、阿猴吐心声		[242]
二十一、天缘奇合		[259]
二十二、盲婆煮茶论人生		[276]
尾 声		[292]



## 引 子

“我要执骨去了，”每当执骨师阿猴背着“金塔”（那是一种二尺半高，一尺直径阔嘴，有盖的陶瓷），路过我农场菜地时，他总是这样对我说：“愿意跟我去赚些外快吗？……”

自从二年前病魔夺去他的生命后，再也听不到这声音。然而，一到“清明节”，看着一群群孝子贤孙，有的拿着鲜花，有的手提祭品，上山“踏青”，为他们祖先扫墓，总会使人感到这人间有情，充满着爱。诚然，这是最原始、最朴实、最赤裸裸的爱，是人性的一面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使人有了家，有了亲戚，有了朋友。

也许是这样，使我忧伤想起平凡的朋友——阿猴。我会不自觉在我农场菊花地里摘一束阿猴最喜欢的白菊

花，慢慢走上他的墓地。记得他生前曾经讲过，他老婆爱白菊花清雅洁净，不屈不挠，他爱老婆，就在住屋四周空地上，种了很多很多的白菊花，且自己也爱上这种花。所以，我带去那束白菊花，放在他墓丘上，坐在墓庭前，想着他对我讲过的身世，一时眼湿了。他讲他少年时怎样被女人玩弄过，青年时怎样被女人抛弃过，后半生又怎样被女人真正爱过，有了一个温馨的家，感到人生的满足。不过，他说时颇带感伤和自傲，认为自己一生和女人结下不了的缘。

朋友，你听了这个开场白，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，那就错了。其实，他是一个憨直丑陋的小男人。

你知道吗？他身高不及五尺，脸皱得像刚出笼的小笼包，两眼细小，有点似猴形，两条腿略向外弯曲，上身高过下半身，说话急促，带有枭鸟声，长年穿着黑灰二色唐装，腰间束着一条宽皮带，上面串着一个长方形钱包，十足乡下人打扮，似乎有点和香港这个大都会不合拍。

也许是他那张讨人喜欢的脸，也许是他生来带有女人缘，也许是他憨直不羁的野性，令女人欢心的缘故，一个女人走了，另有一个女人爱着他。

他曾经生活得十分沮丧，想结束自己生命，或者是老天怜悯他心性率直，使他从死魔掌中逃过来，最后走到人生旅途快乐的终点。

## 一、逃难来香港

阿猴不是岛上原居民，他在年轻时加入执骨这行列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发生后，内地许多人纷纷走难来香港。他们当中，有为官的，因贪生怕死；有富商大贾，因怕钱银失散；有贫苦草根，因香港是“万国市”来分一匙太平羹。当然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早已住进高楼大厦里，苟安享乐。

从那日子起，香港满街通巷塞满这些走难的人。他们为一个工，甚至为一块面包而大打出手的事，无日不有。但是，大部分人静静忍着饥渴，瑟缩在街头，等着吉人吉运来临，往往也成他们一生前途的关键。

时值朔风凛冽的腊月，中环三角码头对面，店铺檐篷下，早已挤满憔悴

悴、迷惘的人群。他们知道，这码头是潮州人天下，“咕哩”讲清一色潮州话，外人针插不入。所以，他们心力交瘁站在那里，等着那些从各个离岛来的街渡船主们上岸买些零星的东西，帮着担担托托，赚几个脚钱。

当日，阿猴父亲袁清平，排在这人群头位。他高瘦方脸，身穿补绽黑布袄，足穿系带的破布鞋，手执一支一头结挂粗麻绳竹担，焦躁站着。他脚边坐着一个四肢短肥，矮冬瓜似的妇人，她就是阿猴母亲。她蓬头垢脸，不时将胸前的奶塞给怀里那个骨瘦皮皱的阿猴。不知是无乳，还是病了，阿猴啜吸了几口，哇哇地哭了，又啜吸几口，又哇哇地哭了。

袁清平从小田里滚大，目不识丁，但庄稼活了得，且为人固执木讷。因此，乡下人个个叫他“高佬大”。也因此，这走难的人都这样叫他。他本来耕种几亩租田，生活虽然不宽裕，倒也平平稳稳。二个月前，因他听说香港好环境，心性一起，便辞掉租田，又将祖宗留下三间土房卖掉做盘川，带着老婆，抱起刚满三岁的阿猴，由东莞老家，跟着走难的人来香港碰碰运气。来港之后，四处找不到工做，始知走错了路。想回去又恐无屋住，被人讥笑。在无计无奈下，便在中环三角码头一带流浪乞食，过着餐风宿露的生活。

袁清平因前二日迟来，排了尾位，空了二日肚子，今日起三更，便带老婆来排这头位。

近晌午，一个敞开内裤，胸前露出刺着双龙的走难后生，极其凶恶，从人群尾一路往前打尖，走到袁清平面前，二话没说，双手叉在腰间，嚣张站着。袁清平望他一眼，客气道：“后生人，实在不瞒你，小人贪这头位，一家人起三更就来排队，麻烦你走开点！”那后生似听非听，喝道：“你起三更排

队，关我屁事！这地方公众公地，也不是你买的，人人都是可以排么！”袁清平听了，忍气道：“话怎可以这样说。大家都是出门人，什么也要有个规矩。你这样，实在横理正说！”那后生怒道：“你什么人，要同我讲理？我双龙仔拜过师，吃过夜饭的人，就是这码头的咕哩，也得让我三分，你凭什么本事叫我离开！”

尽管袁清平如何好意相劝，那后生既然来者不善，哪里肯听他的话。袁清平一时怒气，也顾不了这大千世界险恶，摊开双脚，双手举起手里竹担，往那后生横脚扫去，吼道：“你这无赖的畜生！如此欺人，我高佬大不敲断你双脚，还是人么！”

那后生平素欺人恶惯，怎料得这烂泥有刺，冷不防吃了这一棒，他的左下膝几乎被打断，痛得滚在地上。众人平时受他欺虐过，早已深恶痛绝，如今见袁清平起头教训，不免喝彩叫好，齐齐愤懑围攻，又喝又骂：“你这个仆街，终日吓人欺鬼，今日算你倒霉，遇着高佬大！”随即那“该打”的叱喝声不断，个个脚踢掌去，殴打泄恨。

“后生人不识世界，大家教训一下就算了吧，别弄出人命来！”袁清平一看，说话的人正是几天前叫他托货的大屿山街渡船主陈喜，不免尴尬，愕道：“老板，是你。这后生太欺人，逼得小人无奈，出了这一手。”

陈喜听了，拱起双手，赶忙道：“是的。大家都是出门人，能忍则忍，省一事好过多一事，倘若说错，请大家多多包涵了！”袁清平道：“老板，你客气了。”他说了，见众人又要动手，便喝道：“大家看在老板脸上，饶恕了这畜生吧！”那后生见众人停手，便从地上痛苦爬起来，拖着被殴伤的左脚，跟

踉跄跄，一步一蹶走了。

这陈喜从小海里撒网捉鱼，是个地道的船家渔民。他浑身黑黑黝黝，矮壮结实，“国”字形脸上常挂着笑容，实是名符其人。几年前，因海岛住的人渐多，待运的货物也多，陈喜便将渔船卖掉，加上手头节储，买了这艘木制货船，并在码头滩边搭间栅屋，挂起“喜记街渡”招牌，从而结束水上艇居生活。他为人老实豪爽，从不与人结怨呕气，又热心助人，受到岛上乡梓敬重，就不在话下了。

一会儿，要上岸买东西的船主，大多陆续上了岸。走难的人忙着兜客抢生意，连嗓子都喊哑了。

袁清平打发了矮冬瓜走后，便提着竹担，跟在陈喜后面，急急忙忙走了几条街道。陈喜买完货后，从袁清平口中得知他一家人已二日没吃过饭，一时忍心不过，便叫他去喊他家人，一齐上饭店吃饭。

席间，袁清平见陈喜高兴，一面打恭谢不绝口，一面小心翼翼说道：“小人乍到此地已有二个多月，因找不到工做，日日露宿街头，饥餐渴饮，如今时已寒冬，加之求助无门，若不饿死，也恐冻死。”

矮冬瓜一听，油然伤心，泪落衣襟，抱起阿猴跪在陈喜面前，连连磕头，哀求道：“是的。老板大人，望你高抬贵手，请可怜这幼弱的孩子，帮忙找个落脚地方。不然，咱们一家将饿死街头嚟！”陈喜急忙扶起矮冬瓜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们这边没有亲人吗？”矮冬瓜道：“没。”袁清平听了，怅然若失，含泪道：“说来话长了。”便将如何来香港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陈喜听了，安慰了一番，便说：“听此说来，你真举目无亲，走投无路，怪不得你太太，一提起就下泪。不过，既是

如此，来者则安，若是  
不好。常言道：‘天无绝人之路’。找不到工做，也不过是暂时困境，只要有心慢慢寻觅，总有一天会找到，那时就会雨过天晴了。”

袁清平听了，懊悔不已，满脸泪花，说道：“话虽这样，但人生路不熟哪里去找？况且香港如今这般环境？我老婆真有先知，这次来香港，她都一路反对，可恨自己不听，现在落此为丐，一切都是我罪过。——自作自受不要紧，最惨的倒是荼毒了家人。他们无辜受累，跟着受饥挨饿。”

陈喜见袁清平越说越痛心，连饭也吃不下，不免心酸，劝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多多责备自己也改不了过往的错。以我看来，还是见步就步，慢慢想办法。”袁清平道：“是。如今也只好这样想。老板，你心地好，且助人为乐，今日能认识你，真是我一生福气，也不知何因，一见到你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和感觉，莫非也是缘？”陈喜听了，也一样附和。

大家吃完饭，袁清平便说：“老板，多谢你这顿饭了。”陈喜道：“小小意思，谢什么呢。”袁清平便说：“老板，你好人，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，不知肯吗？”陈喜道：“五湖四海皆兄弟，只要帮得来，哪有肯不肯之理？”袁清平听了喜道：“既是老板不看轻我，小人就斗胆说了。听说老板岛上有银矿场、有盐场，你人脸广阔，必定有办法帮我。”陈喜接道：“银矿场因含银量少，老早就关闭了，大澳盐场也塞满人，实在有心无力。”

袁清平听了心冷，忧愁道：“世景差，争饭碗的人多，老板就是有心帮我，也未必有希望；只好白白等死了。”陈喜道：“未必。天下间，沧海不负人，只要有心，困难不过是暂时的。以我看来，现在唯一希望，就是入离岛乡村租几亩田地耕种，

虽然辛苦，但三餐必定无忧。但你千里迢迢而来，若再干那农事，愿意屈就吗？”

袁清平听了，高兴得跳起来，喜道：“肯！古人言‘书中黄金屋，地里有米粮仓。’我从小学庄稼活，大小农事十分拿手，如今流落此地，生活无依无靠，实是求之不得，还讲什么屈就？”陈喜道：“既是愿意，待我回去和乡亲疏通一下，等有消息，即来通知你，带你们入村。”说着，抬头一看墙上挂钟，已是午后三时，便急忙付了饭钱，赶去上船。

袁清平自从得了陈喜的许诺，自觉有了希望，日日站在码头街边守候，等着陈喜消息。一连等了五天，不曾见陈喜头脸，难免焦躁，心灰意冷，摇着头儿，唠唠叨叨自语道：“如此世景，人人自身难保，这老板就是有心，也未必帮得我。看来，我高佬大一家人，难免饿死在这‘万国市’啦！”他正在疑思乱想时，陈喜远远见他，便高声喊道：“高佬大，得啦！”

袁清平欢喜若狂，大步趋前，拉起陈喜双手，连声向众人喊道：“得了！我高佬大有救了！”陈喜拍了袁清平肩膀，说道：“这几天，你一定等得很急，这是没法子的事。俗言说：‘上山下海，最怕地头虫。’你入村的事，不是一个人可以话事，必定疏通一些有头有脸的人，如今大家都点头，什么事都好办，我也可以大大方方带你们回去。”

袁清平听了，敬佩之情，油然而生，便叩起双手，又躬身又道谢，心道：“老板，难为你了。没想到我高佬大走投无路时，竟遇上老板这样好人！此恩此德，今生今世实是死而不忘。”陈喜见他心笑脸笑，心里油然而喜，笑道：“休这般说，快去带你太太，一齐上船吧！”

不久，袁清平带着矮冬瓜母子，跟着陈喜上船，扬帆入



大屿山。中堂前，面寺港宏奇呈神文異心不，此因由。上高宏  
著五五十多年前的的大屿山，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海岛。岛上  
没有公路，没有汽车，没有电灯，每日只有一、二趟街渡木  
船行驶，顺风顺水也得行驶三、四个钟头。时而，这岛上年  
老的人，都会常常对子孙唠叨着这些古旧的琐事。大，曾巴长  
据说香港这地方是块“黄龙出海”的旺地，肥沃富庶，地  
灵人杰。而几千年前，因天狗星和地儿星带着喽罗鬼怪来这地  
方扰乱，用魑魅魍魉之邪魔妖道，掀起腥风血雨，几乎把阳  
人赶尽杀绝，犯了不可饶恕之孽障。天庭玉皇大帝知道后，大  
憾大怒，派了南门天将下降此地镇守，擒妖捉怪。怎知这两  
个恶星妖术了得，既能呼风唤雨，又能千变万化。传说中，天  
狗星狗头豹身，真一跳一跃三百里，地儿星人头狮身，一钝一  
钻三千里，且再生能力特强。今天砍掉它的头，明天再生  
生头，今天砍掉它的手，明天再生手。

这南门天将被搞得无计可施，只好求助南海观音，合力  
施法，仍是无法彻底平乱，不免脸目无光。本想回天庭请罪，  
又恐受责备，因一时怒气，便撤下大关刀，随手抓起身边两  
颗流星，对准两个恶星扰乱地方掷去。两声巨响过后，只见  
雷光四射，两道黑气飞起，山崩地裂，泥石四掀，砸得这两  
个恶星粉身碎骨。有人说，这南天门天将左手掷的流星，正  
是现在的香港岛，因用力过大，掷出一个大隆，形成了现在的  
维多利亚港，从而香港变成了一颗明珠。而右手掷的流星，  
就是现在的大屿山，因用力不大，漏网喽罗鬼怪，仍然在岛  
上兴风作浪，故天庭派了天神下凡此地护岛。因此，这岛上  
寺庙、庵堂特别多。如香火鼎盛的宝莲寺、观音寺、灵隐寺、  
宝林寺等等，今天还有世界最大的铜制露天大佛，都集中在